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本三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八

宋

孝宗皇帝

帝名昀

本名伯崇更名昀又更名瑋後定名昀

太祖六世孫子偁之子

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

惟憲生新與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諭令諭生子偁是為秀王

母張氏高宗建炎元年生帝于秀州

偁子

官嘉興丞生帝于杉青橋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

高宗無子選育宮中

事具前

後遂立

為皇太子受內禪即位

〔癸未〕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

先是詔議應敵定論洪遵

字景嚴

金安節

字彥亭

唐文若

字立夫眉山八庚之子

相繼

論列宰執獨無奏帝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

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

既而浩獻策以布衣李信甫為戶部員外郎齎蠟書問道往中原招豪

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其所措置止此而已

考此條續綱目係于張浚遣邵宏淵等出

師條下今依宋史史浩本傳改輯于此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先是浚薦陳俊卿為宣撫

判官帝召俊卿及浚子枋

字敬夫

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

孝宗初召張浚需用之意甚殷既曰倚魏

公如長城又曰雖乞上之章日許賜決又不終之與卿有須與卿若深相倚任者何命去之會無難色及撫允文宣戒四無效又浚虜所憎疾者然何前此蓋其若不過博始不復美取不復虛名藉勢後張聲勢難成遂無情顧惜其無遂不覺流露直是耳定見耳

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爲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遂有是命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祇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警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使無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三月金人以書徵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

南聲言規取兩淮及是赫舍哩志甯以書抵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

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富察圖們作蒲察徒穩今改後仿此大周仁屯虹縣縣唐

今屬江南蕭琦屯靈壁本零壁鎮宋置縣改靈壁今屬鳳陽府積糧修城爲南攻計

以辛次膺字起秀萊州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

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

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

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未幾遂參

知政事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出師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卽

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力陳不可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

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浚辨論于殿上浚因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

陳康伯非
主和之人
于史浩本
浩同臭味
將康伯與
浚並從議
毀心曲可
知則所謂
馬用相爲
之語正欲
激之以去
姑以之交
倚重之言
銘之耳居
此叵測若
夫豈特鄙
事君哉

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
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搗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
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史浩免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

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入對

因奏陳康伯欲納歸附人臣恐他日必爲子孫憂張浚銳意出師若一

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勾免侍御史王十朋

字龜齡溫州樂清人

論浩

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王十朋再疏謂紹興帶運行都浩嘗爲屬吏賤穢彰聞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顯忠自濠梁渡淮至

陡溝

在鳳陽府靈壁縣南澮水之支流也

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

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

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圖們大周仁皆出

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

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

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將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擒斬數千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天中節也歲以爲常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

前注見

金赫舍哩志甯自睢陽引兵攻宿

州李顯忠聞志甯軍止萬人心易之

顯忠曰當今十人執一人日與降人置酒高會考續綱目于此下作顯忠擊卻之今探金史赫舍哩志

甯傳改輯

會金博索

舊作字撒今改後仿此

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薄城下列大陳顯忠

謂宏淵併力夾攻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

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顯忠

以皆斬

俄而金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

扇于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各

遁

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揚言敵兵至與邵世雅劉侗各以所部兵還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季亦遁

顯忠移軍入城

統制張訓通張師顯忠移軍入城顧嘉澤張淵等以

顯忠宏淵不

金人乘虛復來攻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城東北角金兵

張浚誤遣
邵宏淵將之
無遺將之
明宿州
甫下金人
來攻復不
預籌策應
委孤城於
兩將而已
反遠處子
相距四百
里之遙
身任總戎
竟若置身
局外及聞
揚州潰遠
自勅了罪
于不為分
別重輕
致李顯忠

已上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始退卻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
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
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
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
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
納印待罪周憲齊東野語近見四朝史張浚傳云符離軍潰浚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蓋取萊公紀事
中意據密之說亦以四朝史爲未可信也而侈入舉此以詆浚者紛紛不一考符離師潰浚
時方在盱眙相去數百里鼻息如雷之說何從
附會卽此四朝史之妄不辨可知矣今附駁于此

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
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初廣漢蘇雲卿與張浚爲布衣交紹興間結廬
南昌之東湖濱圖自給人稱曰蘇翁浚爲相屬

洪州師及潰禮致之師謂易服爲二客往見翁叩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何如人也
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雖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
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師謂因出金帛書願具道浚意雲卿佯期以詰朝上
露比往迎則已遁矣及是初離師潰者稱雲卿先見且以其言爲浚定論云

六月庚申朔日食

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于潭州

考宋史孝宗紀顯忠先貶節制鎮筠州再貶
潭州副總目混合爲一今依顯忠本

傳歸重再
貶潭州

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

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

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字元功號
州石城人守泗州戚方守濠州

安置遼州
邵宏淵仍
爲統制厥
嗣失平浚
復默無一
語符離之
敗論者歸
咎于浚固
非刻責也

郭振守六合治高郵集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

卽石駝山在滁州西北清流關之北口也

以

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栻入奏事

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

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

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

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

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于是尹樞

字少穆宛山人居玉山

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

練副使潭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

太尉奉祠

宏淵尋貶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

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

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

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耳

秋七月以湯思退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思退復相諫議

王大寶

字元龜其先由溫陵徙潮州

論之不報

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以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

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

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尙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

欲殺之不復爲社稷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入帝悟卽復

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徵地及歲幣詔准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赫舍哩志

甯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附人卽止兵

不然當俟農隙征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

和時右相湯思退秦檜黨也急于求和參政周葵

字立義常州宜興人

守自治之說

方出師渡淮葵請對謂不可輕舉數百言及符離師潰帝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其前說續綱目作陳康伯向葵洪遵皆上疏請和考宋史三人傳俱未嘗請利惟葵守自治之說而已續綱目不可從今

改工部侍郎張闡

注見前

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

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

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歲幣固

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敕以勿許四郡而思

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

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附人，則不可從也。」

多十月立賢妃夏氏。

袁州宜春人

爲皇后。

帝初納郭氏。

開封祥符人

爲妃，生鄧王愔。

莊即

文太

慶王愔恭王惇。

即光宗

邵王恪而薨。夏氏生有祥徵，父協奇之，及長

以資納于宮中，爲吳太后閣中侍御。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爲后。

協

納女資，匿居資，乃歸客資之僮舍，號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開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輔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書執中，以宋宏諱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

大字，婦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欲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十一月，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仲賢至宿州，布薩

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

其畫定四事，仍如志甯前書所言。帝大悔，張浚遣子枋入奏，仲賢辱國

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而湯

思退遽以王之望。

字瞻叔，襄陽穀城人

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

減歲幣之半。

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秦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網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

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

會右正言陳良翰。

字邦彥，台州臨海人

言前遣使已

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

害之地決不可許四州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于仲賢。願先馳一介往候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以禮物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

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陳康伯等言金人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

以朱熹爲武學博士。熹應召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

學博士後與洪适

字景伯
諸長子

論不合而歸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甲申〕二年

金大定四年

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

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旣而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卽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官措置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

續綱目此下即戰王之望奏及錢端禮言考宋史張浚傳之望奏係于詔浚視

師之後湯思退傳又係于命浚行邊之前兩傳本屬輕重綱目混合爲一以浚之視師專爲罷兵張本敘次尤不明晰今一依浚傳以之望奏收敘下罷浚條目內

俄詔浚行視

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置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

自符離心師
懷怯及決
計欲見執
胡昉議止
不知和議
金師遂激
而說無定
中之仍批
見也諸語
雖不以爲
發有能切
於空言無

補且未幾而邊備撤和使遣思退誠秦柏不若孝宗之柔懦亦豈大遠於高宗哉有金人方有符離之捷且軍威大振何至開浚視師之舉撤兵之有山東歸附之虛聲而契丹勢已衰微即應援何足為患則謂金人益懼特宋史詩飾之詞非當時實事也

兩淮為南朝屏蔽縱使交好無嫌亦當勤修守禦何

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于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復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先是湯思退陽乞奉祠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

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

會戶部侍郎錢

端禮亦言兵食日增調發不支願以符離之潰為戒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帝頗惑之至是思退又諷右正言尹檣論

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其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六月甲寅朔日食

秋七月撤兩淮邊備時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遂罷築壽春城散萬弩

營兵輟修海船毀拆水置不推軍功賞典後更撤海泗唐鄧之戍

以和議未定此先除作此束手待命之狀乎總因湯思退祖述秦檜之非智以開罪於金人無思退固宗亦責其孝所為豈非庸儒幸而金世宗意往息兵邀使乘其不備席捲長驅靖康之禍又將再見於目前矣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諡忠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

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

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

弗言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

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贈太保後

帝思浚忠加贈太師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將

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然才疏而果于自用量福而闇于知人是以國事鮮濟師徒屢衄沒身有遺恨焉續綱目于終身不主和議

下引宋史浚傳論云時以浚之忠大順漢諸葛亮比擬差過今節錄劉定之宋史斷筆探柯維騷宋史新編改輯

邱濬曰浚學雖正而術則疏謀雖深而機則淺原其心不可謂不忠于宋而考其行事有當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僅續能堪此歲敗邪元機饒斯以宋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于浚未可以為非也

遣宗正少卿魏杞字南夫使金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

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

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盡可

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進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敵

不可釋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敵與敵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事朝之士皆猶人也

挑手稱姪
駸駸乎率
循建炎所
法矣猶高
異於外宗
卑屈而中
未屈而高
宗則低首
如下心表
如一耳裏

思退以和
議得幸惟
恐出方沮
功其誤國
聖其相高
無異於秦
檜之陰遣
宗至金令
人如兵脅
以重私賣
和懷不實
國竟不知
是何肺腑

金以完顏守道

水名錫里王爺尹之孫此與八十一卷之錫里非一人

爲尙書右丞

金主謂守道曰卿

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于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

相之任誰不能之

九月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思退急欲求和諷侍御史

尹檣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檣諫議大

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乃以楊存中爲同都督

冬十月詔輔臣晚對便殿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

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于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

躋于治

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破湯思退以帝

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金以重兵協和金布薩忠義等遂議渡淮

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

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

歸附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

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赫舍哩志甯分兵自清河口

奸惡更浮
於檜其罪
尙可勝誅
乎

以攻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閒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克坦克甯帥生兵至勝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陳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合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破

金兵尋入濠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蘇州亦破時魏杞雖已易書帝怒金人反覆詔以禮物籠督府師杞奏金者如約而金輸不具恐格事機乃行已而帝用錢端禮言復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書如金師得金帥報書以歸杞乃渡淮續綱目以王抃如金師附載前使魏杞如金條後與孝宗本紀敘次前後不合今改輯于此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于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道死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

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字子止而用

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字實之與化軍人張栻劉夙查籥字元章海陵人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

死

復以陳康伯爲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金兵渡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陳康伯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等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帝又思允文之言故并召而用之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金人逼揚州之望以罪免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金爲得計帝詔都督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西乙〕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春正月召楊存中還

罷都督府以存中爲甯遠昭

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使

二月左僕射同平章事陳康伯卒

諡文恭

康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

卒帝擇日臨奠子安節固辭乃止

康伯以經濟自在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剛中嘗言戰守者實

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居政府未幾卒在六 允文尋亦罷

在八

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之禮 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

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

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附人命元帥

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先是王抃還因敵滑邊被兵州軍

約尋復淵盟誓之信仿大遼書題之備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歸彼

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遺可使歸附之士咸起當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西之遺未聞

夏五月金以布薩忠義爲尙書左丞相赫舍哩志甯爲平章政事 先是

和議既定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留戍餘並放還又以宋國歲

幣賞諸軍於是都元帥布薩忠義先還拜尙書左丞相尋召左副元帥

赫舍哩志甯入見拜平章政事諭曰南服雖定尙須卿往規畫志甯迺

還駐南京

六月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 适拜簽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

金史世宗紀載魏杞不以稱大宋稱與宋史異則此所云協杞已無足字信且兩深信且稱國名猶爲敵均當爲敵體姪猶子姪也宋既稱與石晉相于契丹有幾去不爲敵字禮所請敵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宋史大臣虛詞夸大豈